

金狮子

李鹏达

大唐显庆二年¹，东都，敬爱寺。

犀利的冷雨敲在头上，溶解了一个漫长的梦。第一次，我睁开双眼，注视着雨雾中的青石板路。雨水顺着我的脊背滑落，一道道金色的溪流与石板上的雨水汇成一片，映出我的身影。我看着自己的影子，却不知道自己是誰。雨滴从我的发尖落下，荡起一圈波纹，将思绪扰乱。我在这里站立多久了？我为何会在这里？

雨势越来越大了，像是要刺进我的肌肤，却只能顺着我金色的毛发流下。我环顾四周，眺望远方，一层神秘的薄纱蒙住了雨中的洛阳城，若隐若现的屋檐、幽深的小巷、紧闭的木门，每一处都写满了未知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忆起了什么，忆起了千锤百炼、黄金披身的痛，忆起了临别时老师傅的微笑。

一阵脚步声将我回忆中拉回，几个年轻人从雨中匆匆走来，他们身着青色的长衫，头戴方巾，口中还低声念叨着什么，听上去有些熟悉，却又无法理解。我眯起眼睛，试图听清他们的低语，却总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。雨水打湿了他们的长衫，让他们再次加快了脚步，从我的身边匆匆经过，进入我身后的大殿。

一阵诵经声从大殿内传出，与雨声交织在一起，神秘而庄严。大殿内，烛光透过半开的门缝，投射出暖黄色的光芒，映得灰蒙的雨雾不再那般寒冷。两名香客从大殿中走出，站在屋檐下小声地说着话。我集中精神，隐约听到了“太子”“皇后”“孝顺”几个词，更多的声音淹没在了雨中。

这寺庙大抵是太子为了孝敬皇后修建的吧？我一边思索，一边看着雨渐渐变小，任思绪在风中飘荡，想起老师傅在锻造我时每一锤的敲击对我灵魂的雕琢，想起黄金在身上流淌时的灼热。

耳边的雨声与诵经声渐渐弱了，我注视着面前来往的僧人与香客，他们又有着什么愿望呢？我沉思着，试图从他们匆匆的脚步和深沉的眼神中找寻答案。一位老僧人，步履沉稳，面带宁静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超脱，仿佛看穿了世间的一切，却又无法言说。一位年轻的香客，面露虔诚，手持香火，眼神中充满了对信仰的执着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心底的那个回答。

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注视着他们来来往往，感受着他们从身旁走过时的气息，做着一只金狮子该做的事——旁观、守护、沉默。

我不懂什么佛法，也听不懂他们口中的咒语。我只是看着、听着、感受着，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雨渐渐停了，天空中露出了一丝阳光，洒在青石板路上，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我不由地又有些困倦。

¹657年，李弘为唐高宗和武则天修建敬爱寺，“显庆二年。孝敬在春宫。为高宗武太后立之。以敬爱寺为名”[1]。

大周天授元年²，神都，敬爱寺。

秋风卷起地面上干枯凋零的落叶，飘散在空中，又与地面相遇。凉风拂过我的脸庞，吹过我略有黯淡的毛发。我伫立在这里已经三十余年了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以后大唐要变成大周了！”一个童子一边用竹扫帚扫着落叶，一边小声地向另一个童子说着。

“我刚刚听说，太后登基了，以后要叫圣神皇帝。”

“之前听师父讲《大云经》说过，太后是弥勒菩萨化身下凡，应为天下之主³。”

“四处都有祥瑞发生，太后登基是天意啊。”，两个童子兴奋地说着，一边扫着落叶，一边向大殿走去。

秋风继续吹拂，夹杂着些许凉意。我注视着那两个童子，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大殿的深处。

敬爱寺的钟声悠然回荡，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。

大周圣历二年⁴，神都，佛授记寺。

一个僧人从石板路的远处走来，他身披袈裟，双目微上扬，目光中透着宁静与智慧。他手持禅杖，步履沉稳，向大殿走去。

走过我身旁时，他停下脚步，注视着我。我也看着他，他却微微一笑，继续向大殿走去。

“贤首国师，您来了。”一个年轻的僧人走上前，向那位老僧行礼。

贤首国师微笑着，拍了拍年轻僧人的肩膀，走进大殿。

“今天，我们继续讲解《华严经》。”贤首国师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。

“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訶萨所共围绕[4]……”他的声音清晰而庄严。

尽管我已立在这里近四十年，却依然觉得这些佛法晦涩难懂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这里，看着这里的人们来来往往，听着他们的佛法，也只是理解了一点点。

“妙焰海大自在天王，得法界、虚空界寂静方便力解脱门[4]……”佛经的声音在耳边环绕，不由地让我有些疲倦。我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不知是睡了多久。几天？几个月？

大殿依旧环绕着贤首国师讲经的声音，只是殿外不知为何站了许多卫兵，衬得这里更加庄严肃穆。

我望向大殿，殿内除了贤首国师，只有一位女子。

她身着华丽的锦袍，绣以精致的龙凤图案，头戴金冠，嵌以宝石，映着殿内的烛光。她

²690年9月，武则天在洛阳登基即位，改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。“九月九日壬午，革唐命，改国号为周。改元为天授”[2]

³“言则天是弥勒下生，作阎浮提主，唐氏合微。”[3]

⁴699年

翻着手中的经文，眉头微蹙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讲经的声音渐渐停了，贤首国师望向那女子，向她行礼。

“可朕还是不懂，你所讲的‘十重玄门’”，女子抬起头，看着贤首国师。

僧人眉头紧皱，在殿内踱步，烛光下，他的影子在墙上摇曳。

“陛下，您看这殿外的金狮子”，贤首国师站在大殿门口，指着我，说道。

“这是……”，女子抬起头，看向我。

“工匠的制作，让金和狮子相生成了金狮子。金和狮子相是同时存在的，既没有先后顺序，也完全具备了金和狮子各自的特点。这就是‘同时具足相应门’[5]。”

女子听着贤首国师的解释，眼神中逐渐有了明悟。

我看着他们，也不由地思索起来。

“陛下，如果您用金狮子的眼去包容整个金狮子相，那金狮子会怎么样呢？”贤首国师问。

女子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金狮子的眼，包容了整个金狮子，那么整个金狮子就纯粹都是眼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如果用耳来包容，那么整个金狮子就纯粹都是耳。也就是说，随便选取一个器官，都包含了其他器官和整个狮子的特征。因此，金狮子的眼耳等各不相同，即‘一一皆杂’；同时，每个器官又能代表整个狮子，即‘一一皆纯’。这种纯杂相应，互不妨碍，圆满地具备一切，这就是‘诸藏纯杂具德门’[5]。”

女子看向我，思考良久后点了点头。

“金和狮子都在金狮子中，各不相同，却又互相容受[5]，这就是——”

“‘一多相容不同门’。”女子说道。

“如果我说，狮子的眼就是耳，耳就是鼻，鼻就是舌，舌就是身，身就是眼[5]，陛下能否理解？”贤首国师又问。

女子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，注视着我思索着。为何会有这种道理？我甚是不解。

“是因为金狮子的眼、耳、鼻等感觉器官和狮身上的每一根毛，都能以金包容整个金狮子的形象，这样对吗？”女子说道。

“正是如此，这就是‘诸法相即自在门’。”贤首国师微笑道。

我感受着自己的五官，感受着自己的身体，好像也明白了些什么。

“如果从金狮子的形象来看，就只能看到狮子而看不到金；如果从金的视角来看，就只能看到金而看不到狮子[5]。”

“如果从以上两个视角观察，那狮子和金就都显现也都隐没。这就是‘秘密隐显俱成门’的含义吗？”女子问。

贤首国师点了点头，女子也微笑。

“金狮子的金和形相，可以隐没或显现，既可以是一，也可以是多。它们必定是纯的，也必定是杂的，可以有力显现或无力隐没，既是此又是彼，主角与陪伴互相辉映，理与事同时

显现，互相容纳而不妨碍。即使是极微细的事物，也能包容其他极大的事物，这称为‘微细相容安立门’ [5]。”

女子盯着我，沉思片刻，眼神中突然闪过亮光，向贤首国师点头。

“金狮子的眼、耳、四肢关节以及每一根细小的毛中，都各自包含着金狮子的整体。无数根细小的毛中的狮子，又能同时融入到一根毛中。每根毛中都有无数的狮子，而每根毛又携带着无数狮子归还到一根毛中。如此交互涉入，重重无尽，如同帝释天宫殿中的豪华网珠，网线上的珠玉互相连络，珠光闪耀，彼此辉映，层层叠叠，无穷无尽 [5]。”

“这就是‘因陀罗网境界门’。”女子说道。

我看向身上的毛发，甚是不解，试图从毛发中看到自己的全貌，却总是无法看清。我沉思着，为什么说每根毛中都有无数的狮子？我又是如何包含在每根毛中的呢？

思索甚久，仍是不解。

待我回过神时，讲经已接近结束。

“陛下，看来您已经理解了《华严经》的奥秘了。”贤首国师微笑着说。

圣神皇帝站起身说道：“感谢国师的指点，寡人明白了。”

僧人向她行礼，一同走出大殿。

我看着他们离去，心中仍是疑惑。我看着自己的毛发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。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心中终于有了明悟。

殿内传来了讲经的声音。

“今天，我们讲解《华严金狮子章》……”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博. 唐会要. 卷四十八. 上海古籍出版社. 2006
- [2] 刘昫等. 旧唐书. 卷六. 本纪第六. 中华书局. 1975
- [3] 刘昫等. 旧唐书. 卷一百八十七. 中华书局. 1975
- [4] 高振农译. 星云大师监修. 华严经. 东方出版社. 北京.2016.
- [5] 方立天释译. 星云大师监修. 华严金狮子章. 东方出版社. 北京.2016.